



北國四重奏

北国抒情文学



④

作品集

这是东北三省四市历时五年的北国四季(春、夏、秋、冬)多种文学体裁(散文、报告文学、小说、诗歌等)的一次阵容盛大的检阅。

《北国四重奏》编委会

时代文艺出版社

I217.01
201230.2

阅 览

4

●北国四重奏——北国抒情文学作品集●

北国之冬

《北国四重奏》编委会 编

| | | | |
|----------------------|------------|---------|----|
| 假如北方没有雪 | (散文·一等奖) | 金海华 | 3 |
| 用心镜头下的照片 | (散文文学·一等奖) | 张 静 | 7 |
| 冰鞋的故事 | (散文·一等奖) | 丁 慧 | 11 |
| 雪轴，一轮圆月 | (小说·一等奖) | 杜海成 | 14 |
| 留佛不流连 | (散文·一等奖) | 王福成 | 18 |
| 风雪黄昏路 | (小说·一等奖) | 孙代光 侯吉英 | 20 |
| 冰湖的记号 | (散文·一等奖) | 杨世荣 | 23 |
| 一个女乘务员对看花的哲学思考 | (小说·一等奖) | 王 冰 | 26 |
| 红苏柳 | (散文·二等奖) | 王 斌 | 29 |
| 暖流 | (散文文学·二等奖) | 梅里新 | 32 |
| 热雪 | (小说·二等奖) | 李 静 | 37 |
| 丫丫在北方 | (诗赋·二等奖) | 王 静 | 41 |
| 冬天的诱惑 | (散文·二等奖) | 廖安文 | 44 |
| 那飘逝的雪花啊 | (散文·二等奖) | 程海影 | 49 |
| 南北，那暖心的美 | (散文·三等奖) | 侯 斌 | 52 |
| 北方是条好汉 | (诗赋) | 赵 光 | 55 |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北国之冬

- 假如北方没有雪 (散文·一等奖) 鲁秀珍 3
- 用心灵摄下的照片 (报告文学·一等奖) 黄 铮 7
- 冰鞋的故事 (散文·一等奖) 丁 耶 11
- 雪地, 一轮朝阳 (小说·一等奖) 壮国威 14
- 雪落不冻港 (散文·一等奖) 王绍斌 18
- 风雪黄昏路 (小说·一等奖) 邵利发 钱雪盛 20
- 涨潮的记号 (散文·一等奖) 胡世宗 23
- 一个女乘务员对雪花的哲学思考
(小说·一等奖) 吕永岩 26
- 红茆柳 (散文·二等奖) 支 援 29
- 暖流 (报告文学·二等奖) 刘晓明 32
- 热雪 (小说·二等奖) 李 蔚 37
- 丫丫在北方 (诗歌·二等奖) 贾济人 41
- 冬天的诱惑 (散文·二等奖) 张少武 44
- 那飘逝的雪花哟 (散文·二等奖) 张彬彬 49
- 塞北, 那暖心的炭火盆 (散文·二等奖) 陈飞虹 52
- 北方是条好汉 (诗歌·二等奖) 赵首先 55



| | | |
|-----------------------|---------|-----|
| 冰魂 (散文·二等奖) | 徐建京 | 58 |
| 生命之春 (散文·二等奖) | 文自成 | 61 |
| 割 (小说·二等奖) | 于厚霖 | 64 |
| 女儿家生日 (诗歌·二等奖) | 任惠敏 | 69 |
| 雪惑 (散文·二等奖) | 姚莹 | 72 |
| 死亡冰带 (报告文学·二等奖) | 刘志清 | 75 |
| 鞭打芦花的故事 (小说·二等奖) | 小青 | 79 |
| 十二月,我们是一群雪鱼 (诗歌·二等奖) | 王鸣久 | 83 |
| 冰雪三题 (散文·三等奖) | 张成林 | 86 |
| 冬天的彩虹 (散文·三等奖) | 宋立民 | 89 |
| 彩色的雪 (报告文学·三等奖) | 张洪舜 | 92 |
| 温暖的月光 (小说·三等奖) | 殷京生 | 97 |
| 灯捻 (小说·三等奖) | 韩统良 | 101 |
| 在冰雕群里 (诗歌·三等奖) | 刘文正 刘文超 | 105 |
| 八十里山路风和雪 (散文·三等奖) | 若木 | 108 |
| 雪玲 (散文·三等奖) | 丹妮 | 112 |
| 雪地追杀图 (散文·三等奖) | 刘琨 | 115 |
| 送你一片雪花 (散文·三等奖) | 翟述华 | 118 |
| 岳桦林 (诗歌·三等奖) | 崔立兴 | 121 |
| 春雪呵,一支绵绵的摇篮曲 (诗歌·三等奖) | 陈玉坤 | 124 |
| 第一个邮戳 (散文·三等奖) | 门瑞瑜 | 126 |
| 赶海 (散文·三等奖) | 赵清田 | 129 |
| 鹅 (小说·三等奖) | 唐扶 | 132 |
| 雪天的小过道 (小说·三等奖) | 刘守荣 | 135 |
| 夜归 (小说·三等奖) | 明绍泉 | 137 |
| 北方开发者画雪 (诗歌·三等奖) | 杨庭安 | 140 |
| 对面就是滑冰场 (小说·三等奖) | 赵士良 | 143 |



隆冬，淌着生活的流韵

- (诗歌·三等奖) 李广泽 张真 147
- 踏雪 (小说·三等奖) 白小易 150
- 北国之冬三题 (诗歌·三等奖) 郎恩才 153
- 一团热气 (散文·三等奖) 王秀琳 157
- 怎样对爸爸说呢? (小说·三等奖) 孙幼忱 160



北国之冬

最后一个乐章也精彩。四季的交响划过春的烂漫与蓬勃，夏的奔放与热烈，秋的沉实与富饶之后，凝重舒缓的旋律推出北国之冬的主题。

雪花旋转着覆盖了喧嚣的日子，远山近树，冰雕玉琢，世界处女般圣洁而沉静了。

生活依然缤纷着。冰糖葫芦串起多彩的梦，“丫丫”羽绒服在街上流成美丽的河。堆雪人打雪杖抽冰猴塑冰雕，孩子们的笑声刺破透明的腊月；溜冰滑雪骑马狩猎穿靴坐爬犁，男子汉在这个季节又峥嵘又壮烈。

北方的冬天倔强而自信，象山坡上的茆柳，天越冷它越红，地越冻它越茂盛。瞧，那未满周岁的孩子正坚定地把迈向人生的第一行足迹印在白茫茫的大地上，走一步就走出一段北方性格。鲜亮亮地，《雪地上升起了一轮朝阳》。

心灵没有冬天，车箱里蒸腾的暖流来自送水的女乘务员，笑声溅起的一定不只是她一个人《对雪花的哲学思考》。又想起《鞭打芦花的故乡》，继母情已成了《塞北那暖心的炭火



盆》。

冬天此时正耐心地孕育，象年轻的母亲，总想把心底喜悦拉成 Violin 上的名曲，悠远而深长。封冻的江下，有春天的潜流涌动，一下一下冲击着严寒的封锁，顽强而执著……

季节就在渐渐强劲的涌动声里开始又一次轮回，刚刚走出田野的农民又要走回田野了，他们正用眼睛和心灵默默地等待，等待黎明的雪线上返青的麦苗复苏生命的绿色。

又一个春天袅袅婷婷地立在不远处。



假如北方没有雪

鲁秀珍

人生是漫长的，紧要处也就那么几步。想不到风雪成了我晚年人生之路的“加油站”。

十月在北京正是看红叶的好季节，而在黑河已是冰雪世界了。就连在全国天气预报里最冷的哈尔滨，一提起来黑河，人们也一再加冬装，从头武装到脚还面露惧色。就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不忧郁地去黑河参加地区文联办的小说班。那忧郁不全在天气；心里却不无寒意。

十月来黑河，当地人一再说来的不是时候，如果七八月来，山青水秀则可在黑龙江上神游了。我说我来的是时候：那个七八月份是旅游的好季节，却不是我们当编辑的最佳期——作者没空坐下办班。

编辑的欢乐就在作者中。一接触作者，一谈稿，就象演员步入舞台，立时来了生气、活气、灵气。老的、少的，为工

的、为农的、为兵的，还有知识分子……诚挚的目光，还嫌拘泥的神色，那么需要和你对话，从写作到人生，把你当成他们中的一员，虽然才相识却好似认识了几十年，无话不谈，把你当成一个可信赖的老师，不，当成朋友、大姐……啊，反差大的北方气候，形成了爱憎分明的北方性格。作者们给予我的，远比我给予的多。一个业余作者写给我的留言是：“一个缺钙的作者从此时时想在老师面前站起来。”就连接送我们的姓鲁的司机，也不写“一家子”之类的话，而是写：“希你为下一代组好稿写好稿。”听说地震中他只抢出了女儿——他是把后代托付给了我们！

一次饭后我们去江边散步，踏着吱吱的雪，望着江上扫雪的冰上健儿们心里很开阔。这些省滑冰运动员们赶到全国最先结冰的黑河来练滑冰，他们在把冬天延伸。多彩的服装，多笑的喊声，使多雪的冬天生机融融。由北国之冬说起，一个到过厦门的作者说他问当地人如何区分一年四季？他们说就是看是深绿还是新绿。另一个马上接道：“鲁迅在厦门时说过：四时皆春，一年到头请你看桃花，你想够多么乏味？即旋那桃花有车轮般大，也只能在初看上去的时候，暂时吃惊，决不会每天做一首‘逃之夭夭’的。”大家都笑了，不知谁说了句：

“假如北方没有雪，那该是多单调！”

我震动了，假如北方没有雪那还会成为北方吗？那假如人没有事业上的追求，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原来这次我是以告别的眼光来黑河的。就象演员告别舞台，我则是要告别编辑生

涯。可又不无矛盾。十七岁在这块土地上当编辑，三十五年过去，我作者的孩子又成了我的作者，我一直把故乡当成我事业的起跑线，难道而今要成为终点线了吗？！我的老伴是上海人，调去上海某大学文研所，叶落归根又专业对口，而我呢，不去，怕寂寞吞噬我的心——人到了最怕寂寞的年龄，而独生女儿又成家在北京……

倒是我在作者身上得到了“钙”——现在，我站了起来，我找到了自我！我有了人生的支撑点！我，不走了！我的根，在北方！我辅导的是北方的作者，我写作的对象也是北方的人；即使我当了南方的编辑，那也不是我熟悉的人和事……我把这些，和盘向这些作者朋友说出，最后我激动地说：

“北方怎能没有雪？！”

人怎能没有事业？！”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说的听的，头上、肩上都堆满了雪。鹅毛的雪片仍在洋洋洒洒地落、落、落。静得似都能听到雪落的声音。我不说了；而作者又似不好说什么。我倒释然了；我不会寂寞；有我的作者在事业上需要我；更何况我的老伴能来探亲我能去。对我的事业，他一向看重。他写作怎么忙，也不让我为他抄稿，说我应“写”而不是“抄”；他热诚招待我的作者。我留下则大家安。夫妇间也应两棵独立支持的大树，而不应一个是树，另一个是藤。爱情不是“脸对脸”，而是



“肩并肩”……然而这些我没说：何必说尽呢！静思更好。

忽地远处一个女声在唱什么，一细听，那歌是：“你用白玉般的身躯，装扮银光闪闪的世界，你把生命融进土地哟，滋润返青的麦苗，迎春的花叶……”

啊，我舒了一口气，随声和道：“我爱你，塞北的雪！”

(原载《哈尔滨日报》)



用心灵摄下的照片

黄 铮

这里的人都说：不管你把相机的镜头朝向哪里，都会拍下满意的画面。雪裹冰封、银镶玉砌的哈尔滨，本来就是一幅精美绝伦的国画。于是，我迫不急待地按动了心灵的快门——

① 初冬的松花江畔。夜色朦胧中，行进着一支奇怪的队伍。打头的是刚刚转业的侦察兵——哈尔滨电缆厂子弟校体育教师郝殿荣。

他着实做了几场结冰的梦，又在江边做了几天细致的侦察，终于发现了仅在后半夜可以作为训练场地的天然冰场——船坞。

后面跟一群叽叽喳喳的年仅七八岁的孩子。就是那些一直到昨天还蹬着脚滑子在马路上追逐、奔跑的孩子，手执木棍儿，聚在街头人迷地扒拉冻白菜疙瘩的孩子们。

棉团般的白雾从他们的嘴里呼出，在忽闪的帽耳儿、额前



的发穗、眉毛上结起一层薄霜，蓬松松，毛茸茸。五花八门的冰球鞋在胸前背后摇来荡去，象两只扎煞的小翅膀。怪不得有人戏谑地说：这是一个老抱子领一窝鸡崽子。可他们却郑重其事地把自己的一群称做“冰球队”。

那时，他们还没发现自己是鹰。

② 训练真累——汗浸透了贴身的小褂儿，歇下时，后背冰凉、冰凉。

训练真苦——下了冰场，脚脖子酸疼，走起路来一瘸一拐。

几个胆儿大的淘小子，偷偷溜出冰场，找一块儿极保密的地方，弹起了玻璃球。

到底是侦察兵出身，他很快发现了目标。怒吼一声，在撅着的小屁股蛋儿上轻轻地踢了一脚。然后，为他们重新在冰鞋里垫好棉花，系紧鞋带儿，一个一个拉着他们练习站立、滑行。

终于小鹰们离窝了。

云开了，一束阳光暖暖地投下。乳白色的冰面上划出了一道道优美的弧线。

在孩子们的眼里，郝老师火暴。火暴得象拼力挥舞的球拍儿与飞速打来的冰球，在撞击的一瞬发出的炸响——象爹。

在孩子们的心里，郝老师慈爱得象他们在夜里扯来扯去，塞满甜梦的大花被窝儿——象娘。

③ 他们有自己的冰场了。两双裂满血口子的手浇的，那



是郝老师和新来的李德文老师的手。

李老师性格沉静——真看不出，他竟是刚刚退役、驰骋于冰球场上的宿将——沉静得就象夜里悄悄躺在冰面上的那层松软的薄雪。

两位老师把厂冰球队支援的护具，经过修理、改制，发给每人一套。穿戴起来，挺精神；家长们又一齐出动，帮助老师为冰场树起了木围墙。俨然一个专业训练基地。就是围墙高了点，孩子上不去，每次上冰，都得老师们一个个往里抱。

他们盼，夜里做梦都盼每人分一张市少年冰球赛冠军的奖状。可现在他们一共才得了9张。

④ 时间伴着心血与汗水流逝，丰满着雏鹰的羽翼，整整十七年。

他们终于一群群起飞了。在广袤的天宇里，在老师的目光中，扶摇直上，而且，越飞越高——王本余、王辉、刘文武、黄龙、高春林成长为国家冰球队的主力队员（国家冰球队由25名队员组成）。林奇、任东等25人分别被选为哈尔滨冰球一队、二队、吉林省队、吉林市队、火车头队、八一队的专业队员。项树清等3人成了冰球教练员。他们中有9人是蜚声中外的国家运动健将。

电视屏幕上——王本余快速盘带，王辉乱军中挥拍劲射，黄龙接到刘文武的两次妙传后，两次破门……中国冰球队在第十三届亚运会上名列榜首。这是中国第一次获亚运会冰球赛冠军。过去的四只“鸡崽儿”上了场，并立下了汗马功劳！



鱼游大海想念着清泉水，鹰击长空怀恋那旧山林。他们成功了、出名了。可谁也没忘却过自己的启蒙老师。出国，他们用省下的外汇给老师购买礼物；获奖，他们把奖牌佩带在老师的胸前。

郝老师和李老师在洁白的冰面上思忖着，谁也没有回头去看来的路。太阳悄悄地在他们身后为从前画下长长的惊叹号。而他们却始终朝向前方，把自己站成了一个巨大的冒号。

(原载《哈尔滨日报》)



冰鞋的故事

丁 耶

每当冬天降临到我们这座北方城市，最热闹的地方要算是滑冰场了。少年们穿着各式色彩鲜艳的运动服，在冰场上任意驰骋，他们脚上穿着锃亮耀眼的冰鞋在阳光下一闪一闪。这时，我便想起少年时代，想起我那双早已生锈变成废铁的冰刀！

我那双冰鞋还是四十年前的一位中学同学送给我的，据说它还是东洋货呢！这冰鞋的旧主人名叫艾国，是在黑龙江边长大的。“九·一八”事变后，我们结伴流亡到江南。他的小背包里比我多了这双冰鞋。不管是遭轰炸还是沉轮船，他都没有扔掉它。每流亡到一处，他就先寻找有冰的地方。江南冬季如春，连雪花都少见，哪里有冰呢？这双冰鞋一直没有用武之地！

我们流亡到四川，落脚在一所流亡中学念书。据说四川冬天有冰冻，他高兴极了。我们终于盼来蜀山巴水的第一个冬



天，当飘第一场雪时，我们这些失去北方的流浪儿象迎接节日一样去迎接它；个个仰着笑脸，伸出小舌头去舔每一朵飘落的雪花。我们品尝着雪的滋味，不，是在品尝回昧着北方冬天的滋味啊！有的女同学把地上珍贵的积雪捧起，攥个团团，直到它在小手心里浴化。而男同学那就不“文明”了；掷雪团，互相追逐，打雪仗，往对方脖子里塞……大家都在赏雪，玩雪，重温失去的童年的幸福生活，都在怀念北方。这时候，艾国同学却把我叫到他的身边，兴奋地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他找到了滑冰的地方，在后山根，一个稻田蓄水池。说他昨天已独自看过了，池塘的冰已冻有一指多厚，今天肯定能到两指厚。他约我明天一大早就去后山滑冰。我当然同意，因为我已有七八年没有滑过冰了。在东北家乡，我曾见过日本孩子滑冰，又羡慕又忌妒。我央求母亲也给买一双冰鞋，她舍不得花这份“闲钱”，只许下一个直到现在也没有还的愿：“等你考上官费学堂，我给你买……”那时我急于滑冰只好自己想个土办法，用八号线粗铁丝做个冰滑子。那天，我终于可以借艾国的冰鞋，过一下滑冰瘾了。

我俩在黎明之前，冒着北风跑到后山脚下。池塘上的冰果然加厚了许多，可是到上边一踩还是发出咯吱的声响。但是艾国没有接受这个警告，他说自己人小，体重40公斤不到，冰完全可以抗得住他。他把冰鞋穿上，蹒跚地踏到冰上，冰虽发出可怕的迸裂声，他也没在乎，他一只脚抬起，作了个燕飞式向前滑动，没滑两步远，便掉进冰窟窿里了。池塘水很深，他